

老外喜欢的梅兰芳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宾,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郎。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叙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

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做“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的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

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

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的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Peking Opera(北京歌剧),实在是更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带着木枷的苏三。

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郎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

果。梅兰芳在京剧界,属于最超时的一位。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的一字评,是个“样”字,但他的样儿,却非同一般,是经过大力度改良的。梅兰芳的幸运,是他碰上了齐如山这样一个既懂外语、又懂京剧的高人。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兰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头更加漂亮,唱腔引进了西方的因素,还让时为北大教授的刘天华,为梅兰芳修改唱腔,并按西方的五线谱谱出来,第一次让京剧有了曲谱。至于京剧演出喝茶之类的毛病,梅兰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齐如山帮他设计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边舞边唱的新戏,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等。戏里别致而好看的舞蹈,让外国的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鲜感。顺着这个方向,梅兰芳走出了国门,1930年到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几乎场场爆满,还拿了一个国家的荣誉博士学位。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叫梅郎为梅博士了。

在那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处于弱者的文明古国,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民族和国家有好处。文化的偏见,说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当然,在强弱悬殊的情势下,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变革,势必改掉自家的某些“陋习”。尽管所谓的陋习,在自己人看起来,也自有道理。因此,到底是自己走向现代,还是投西人所好,到今天也是个夹缠不清的事。

摘自《历史与现在》

武则天明智识小人

武则天晚年时,各地天旱灾害不断。信佛的武则天下令赈灾的同时颁布了一条禁屠令,禁止民间屠宰牲畜。

摄于武则天威严,全国上下无不遵守。恰在这时,开国元勋秦叔宝家迎来了五世同堂的大喜事。秦叔宝的孙子媳妇一胎生双子,这可使秦叔宝的百岁老母亲心里乐开了花。于是秦家奉命邀亲朋好友喝满月酒。

以秦叔宝的威望,朝中百官没有不前去捧场祝贺的。酒宴喜气洋洋,煞是热闹。桌上山珍海味,极其丰盛。席间,秦叔宝突然想起了“禁屠

令”这事儿,心中不免惴惴。于是敬酒时对百官说:“若说禁屠令,今天才有此宴。可老母亲晚年喜得俩曾孙,实在高兴。既然各位来了还希望尽情喝酒的同时,多多包涵!”听主家这么一说,在场的人无不答应。可不提醒还好,在场的人无不答应。可不提醒还好,这一说偏偏提醒了在座傅游艺、杜肃两个小人。二人相视一笑,心里有了小九九。散席时,他俩神不知鬼不觉地各揣了一个肉包子回家。

两个小人其实对秦家无仇无怨,他们只是觉得邀功请赏的机会到

了。第二天早朝结束,两小人就单独留下来向武则天密报此事。添油加醋的同时,从怀里掏出了两个肉包子呈上,然后退到一边等候赏赐。事情的发展果然沿着小人的预期进行。武则天立即宣秦叔宝的儿子秦怀玉和其亲家上殿。问明此事后,让人拿出俩肉包子让两人辨认。秦怀玉和亲家一见大惊失色,急忙叩头谢罪。武则天此时却笑了起来:“我禁止屠宰,只是禁止无端地屠宰,像你们家有这么大的喜事。理应庆祝,屠宰并不过分。今天叫你们来,只是告诉你们,请客时不要什么人都叫。”武则天顺手指了指旁边的傅游艺、杜肃说,“像这样表面应承,却偷揣包子出来的人,就不要叫。”

摘自《思维与智慧》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另一个我

陈 染

在日常生活中,我心里经常被一些复杂而莫名的感受填得满满的,以至于身处任何一种周遭环境之中都感到有点不吻合,都不能完全落地点上,无法完全进入状态,有些茫然若失,似乎心在别处,在某个“远方”。读书、看电视、吃饭或者做家务也显得神思恍惚,甚至有时候家里来亲戚与母亲聚会,我竟会找理由一个人跑到街上去买东西,胡思乱想瞎走半天才回来。

许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身上随时并存着的“另一个我”在作怪。

晚上,聚会散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心似乎才踏实下来,两个我仿佛都落到某个位置上。邻居家电视的热闹之声从我微掩的窗缝钻进来——这种远处的喧哗与近旁的静寂,总是对我构成一种复杂而且难言的心理状态。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红楼梦》,春风得意的贾宝玉正在锣鼓喧天、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之中举办着婚庆大典的时候,镜头忽然一转,落到凄凉的秋雨里黯然而萧瑟的潇湘馆,纤瘦孱弱的林黛玉病卧于床榻之上,疾恨交加,病体难支,她内心的感受自不待言。记得小时候,这一段看得我潸然泪下。今天再看,虽然这个镜头古典得令现代人所不齿,但远处的喧哗与身旁的寂然这一掀动内心复杂感受的意境,依然终生难忘。

我想,这就是一种与灵魂有关的内心活动吧,一种由我和另一个隐蔽的我共同参与的状态。

我的情形不知为何有时就处于这样一种对一个莫名的“远方”的思虑之中。

但是,倘若我已置身于上述所谓的“远方”了呢?那么,我依然会继续思虑“远方”。

比如,平时,思念的人终于遥远地来到身旁,我有时候却不知说什么,依然愿意沉浸在思念之中,仿佛近在咫尺的切肤的存在,并无法消释内心深处的思念。这一活灵活现的人的直观性似乎与自己灵魂深处那种隐性的东西,无法同时在此刻得以实现,对这个人由于距离而产生的深深的思念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在场而消失。它们似乎是在两股道上——一种情形是在可见可感的平面上完成,另一种情形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心底里涌动。

于是,我会说:“我想你。”答:“我不是就在这里吗!”我说:“那不一样。我依然想你。”

仿佛被思念者是两个,一个在场,另一个避匿在很深的“远方”。其实,真正的原因也许在于,我并存着另一个隐蔽的我,一个我在他面前,有着真实的躯体和感觉;而另一个我,在一定距离之外的隐蔽处,现实

泪 厅

蒋子龙

一般的战争纪念馆,纪念的多是辉煌的胜利、英雄的壮烈,而莫斯科的二战纪念馆里,竟有一个庞大而奇特的“泪厅”。

自高大浑圆的穹顶,垂挂下数万条眼泪般的金丝线,每一根金丝线上又挂着一串串泪滴般的水晶珠……仿佛整个大厅里都是眼泪,滂沱而下,纵横交错。据说这个纪念馆是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建议兴建的。

凡来此参观的人几乎都要提一个大致相同的问题:为什么要格外突出地建一个泪厅?是不是因为苏联

在二战中死的人太多了?请听俄罗斯的讲解员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对战争最好的纪念就是记住这些眼泪。在这个厅里不为战争评功摆好,那是将军和英雄们的事情。人民对战争的回忆就是眼泪和痛苦。眼泪是柔软的,又最有力量,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这些眼泪诉说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还有教训和痛悔。在德国人入侵苏联之前,我们并非没有得到情报和警告,只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没有重视,反而借着大清洗先把自己的军官杀了一大半。”

“首批任命的5位元帅被枪决了

的手怎么也无法抵达。

再比如,有一年,我终于抵达了渴望已久的温暖的友人身边,我的指尖、眼孔、额头和耳朵到处是友人缠绕相连的情谊。然而,我却经常站立在窗口,惆怅地眺望远处阴霾的天空、红瓦顶以及大片无人的草坪,如同一片断梗飘蓬的孤叶,满腹心事,抑郁寡欢。我已经到达了思念的“远方”,却依然深深思虑着“远方”,整个欧洲低垂的绵绵雨雾仿佛都浸满我的双眼。

这里,仿佛此“远方”与彼“远方”不是一回事。或者,我仿佛同时是两个我,一个我,包裹在友人感性的温馨之中;另一个我,有时候宁愿关上自己的房门,独自沉浸在由假想的距离造成的思念当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时候觉得,这种“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近旁直观的事物更为深邃,也更难抵达。

生活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牵动着。但其实我知道,“远方”哪儿也不是,它不过是一个假想物,一个大幻想——它是我们内心中冥冥守候的一个人!

其实,它就在我自己身体里边莫名其妙地秘密地存在着。任何牵动我心的事物,都会成为我自己的“远方”。

现实的人们在惯性中生活已久,几乎忘记了一点:“我”和一个隐蔽的我”经常同时并存。

人有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人。

摘自《意林》

3位,15位集团军司令被枪决了13位,85位军长被枪决了57位,196位师长被枪决了110位……是我们在战争初期没有打好,才节节溃败,甚至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向德军投降。所有投降者都被德国人杀了,当不得已的战争强加到你的头上,除了拿起武器别无希望,放下武器就只有眼泪了。”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一个事实,眼泪有时也代表一种欢乐。不管多么艰难,我们最终还是胜利了。所以说‘泪厅’也是对卫国战争最好的纪念!”

重视眼泪,不为流泪感到羞怯,眼泪就没白流。在这个特别的“泪厅”里,我听到了俄罗斯人对二战真实而特别的理解。

摘自《读者》

最后一个太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寓居京城广化寺的老太监马德清过世,孙耀庭成为末代太监中仅存于世之人。

孙耀庭一生尝尽了酸甜苦辣,他伺候过端康皇贵太妃、“皇后”婉容,与溥仪也有颇多接触。他目睹了宫里的种种内幕,也亲历了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的一刻。

得皇贵太妃赐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孙耀庭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一个贫苦家庭。童年时,父母沦为乞丐,迫于生计,他们决定送这个儿子去当太监。

孙耀庭8岁时忍受了人格的最大污辱,被父亲净了身。然而直到1916年,他才通过一位名叫任德祥的人介绍,进了宫。任德祥也是太监,在宫中有些地位。孙耀庭进宫后,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号,他以“徒弟”的身份,整天伺候这个任德祥。

第二年农历二月,光绪的皇贵妃端康在一次看排戏的时候,听说任德祥手下有个机灵的人,不知怎么开了恩,命孙耀庭参加戏班。对于一个干粗活、无名号的低层太监来说,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孙耀庭觉得“这总算有了盼头”。

暮春,他又一次见到了皇贵妃端康。端康赐了他一个“王成祥”的名字。他有了“名字”——尽管不是自己的本名,却终于成为宫中正经吃“皇粮”的太监。

几年后,他再次走运,被提拔到溥仪的皇后婉容手下伺候,先后有一年多时间。

伺候婉容

自从当上了伺候婉容的小太监,孙耀庭就搬到了咸福宫西配殿。在他印象中,婉容那时还小,属

马,比他小几岁。孙耀庭常常陪着她玩,凡她高兴的事,总顺着她去做。

“她洗手,我得跪着端脸盆;她要抽烟,我得跪着递上;她要吹烟灰,我得用盆子接着;她上下台阶,我得小心地扶住她。因为我伺候得好,她待我还好。但是,我得察言观色。当她发火时,我也很害怕。”

在伺候婉容的几人中,孙耀庭最聪明,也最受婉容待见。平日,他和赵兴振等四人轮流为婉容坐夜打更(值班的意思)。除了太监,婉容见不到其他的“男人”。孙耀庭曾回忆:“大概是由于过分孤寂的原因,她对太监都跟自己人一样,并不冷淡。试想一下,她当时才十八九岁啊!”

平时,婉容夜间睡觉连门都不关,仅仅是象征性地垂下一块帘子而已。只有晚间,溥仪偶尔来到婉容屋里,侧间的宫女才撤下,只留太监在外屋“听差”。但这种情况,总共没有过几次。可以说,可怜的皇后在绝大多数日子里,是在宫女和太监陪伴下度过不眠之夜的。

“圣上”的隐私

自从大婚后,溥仪就极少在婉容这里过夜。

在宫内生活的漩涡中,溥仪与婉容的关系自然无法正常。日久天长,婉容极度苦恼,既羞于对入言,内心又无法平衡,只好寻找自己的所谓乐趣——陷人吸食鸦片的泥潭。

宫内的各种烦恼,使溥仪的脾气变得异常古怪,稍有不顺,便责打太监,把他们当作出气筒。孙耀庭永远忘不了,有一次,他在房里和其他几个小太监一起议论宫中的什么事,恰巧被路过的溥仪听到了。溥

秋瑾只求三件事

1907年7月7日,浙江巡抚张曾扬得知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后,下令绍兴知府贵福逮捕秋瑾。10日,秋瑾已知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并知清兵将到,指挥大家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有人劝秋瑾躲避,秋瑾不动,决心殉难。

7月13日下午,山阴县令李钟岳会同第一标统率兵前往,破校门而入。秋瑾端坐室内,桌上放手枪两把,没有抵抗,从容就擒。

15日凌晨2时,李钟岳将秋瑾提出,告曰:“我本欲救你一命,但上峰必欲杀你,我也无能为力。我位

美文闲读

对月

贾平凹

月,夜愈黑,你愈亮,烟火熏不脏你,灰尘也不能污染你,你是浩浩天地间的一面高悬的镜子吗?你夜夜出来,夜夜却不尽相同:过几天圆了,过几天又亏了;圆得那么丰满,亏得又如此缺陷!我明白了,月,大千世界有了得意有了悲哀,你就全然会照了出来了,悲哀照出来了,悲哀的盼你丰满,望眼欲穿;你丰满盈了,却使得意的大为遗憾,因为你立即又要缺陷去了。你就是如此千年万年,陪伴了多少人啊,不管是帝王,不管是布衣,还是学士,还是村儒,得意者得意,悲哀者悲哀,先得意后悲哀,悲哀了而又得意……于是,便在这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统统消失了,而你却依然如此,得到了永恒!

你对于人就是那砍不断的桂树,人对于你就是那不能歇息的吴刚。而吴刚是仙,可以长久,人却要以短暂的生命付之于这种工作

吗?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谜语!从古至今,多少人万般思想,却无论如何不得其解。或是执迷,将便为战而死,相便为谏而亡,悲、欢、离、合,归结于天命;或是自以觉悟,求仙问道,放纵山水,遁入空门;或是勃然而起,将你骂杀起来,说是徒为月亮,虚有朗光,只是得意时锦上添花,悲哀时火上加油,是一个面慈心狠的阴婆,是一泊平平静静而溺死人命的潭渊。

月,我知道这是冤枉了你,是曲解了你。你出现在世界,明明白白,光光亮亮。你的存在,你的本身就是说明这个世界,就是在向世人作着启示:万事万物,就是你的形状,一个圆、一个圆地完成啊!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涡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

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榫。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蚀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就是这么不断地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归复着一个新的圆。

所以,我再不被失败所惑了,再不被成功所狂了,再不为老死而悲了,再不为生儿而喜了。我能知道我前生是何物所托吗?能知道我死后变成何物吗?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有乐,活着也有苦,苦里也有乐。犹如一片树叶,我生长的时候,我生气勃勃地来,长我的绿,现我的形,到该落的时候了,我痛痛快快地去,让别的叶子又从我的落疤里新生。我不求生命的长寿,我却要深深地祝福我美丽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完成我的美丽,而为完成这个天地万物运动规律的大圆尽我的力量。

月,对着你,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真是一面浩浩天地间高悬的明镜,让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看见了我自己,但愿你在天地间长久,但愿我的事业永存。

摘自《未来作家报》

谁是你拿来爱的人

陈 敏

在记忆里吧……”

那个知青,就是梁晓声。他发出感叹:“初恋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纯情原本都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种爱,一辈子无法忘怀,也无法被替代。因为错过无法延续,又具备了理想爱情的气质,凡俗的柴米油盐哪里能够比拟?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发表过短篇小说《罗生门》的那位,作为已婚男士,他非常理性地谈到喜欢的女人。首先要是一等的美女,但他说至今没有遇到。“前不久,镰仓的某汽车司机迷恋上了当地的一位艺妓,结果杀了自己的老婆。后来,我在酒宴上看到那个艺妓,也就是15等级上下的美女。按那个标准,不要说老婆,我连猫都不杀。”其次,他喜欢不太讲实际的女人,如果女人的心和算盘珠一样,可是糟糕透

顶。最后他总结,“我的爱和消化器官的状态有关系”,如果能吃得很舒适然后美美睡上一觉,“爱”就忘个一干二净。

这种爱,自然不纯情,也不激情,平静地归之于日常生活本身,以舒适为第一目标。

是深深地爱上一个人,像患了麻疹那样,从此以后就有了抗体,再不会深爱别的谁?还是接连征服许多女人,爱上许多次,像风流一辈子的唐璜一样?

每个人的初恋,大抵是十分纯情的。跨过初恋,爱情就生出了很多的姿态。有人风流,见一个爱一个,就如蜻蜓点水从不深入;有人冷漠,再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在婚姻里习惯拿出冷暴力;有人屡败屡战,每一次投入爱情都像初恋,如同张曼玉、周迅,至于结局是否完美,要看造化;有人将爱情转化为亲情,相濡以沫,牵手到白头。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和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拿来成长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谁是你拿来爱的人,蓦然回首,你寻见了么?

摘自《中青亮点》